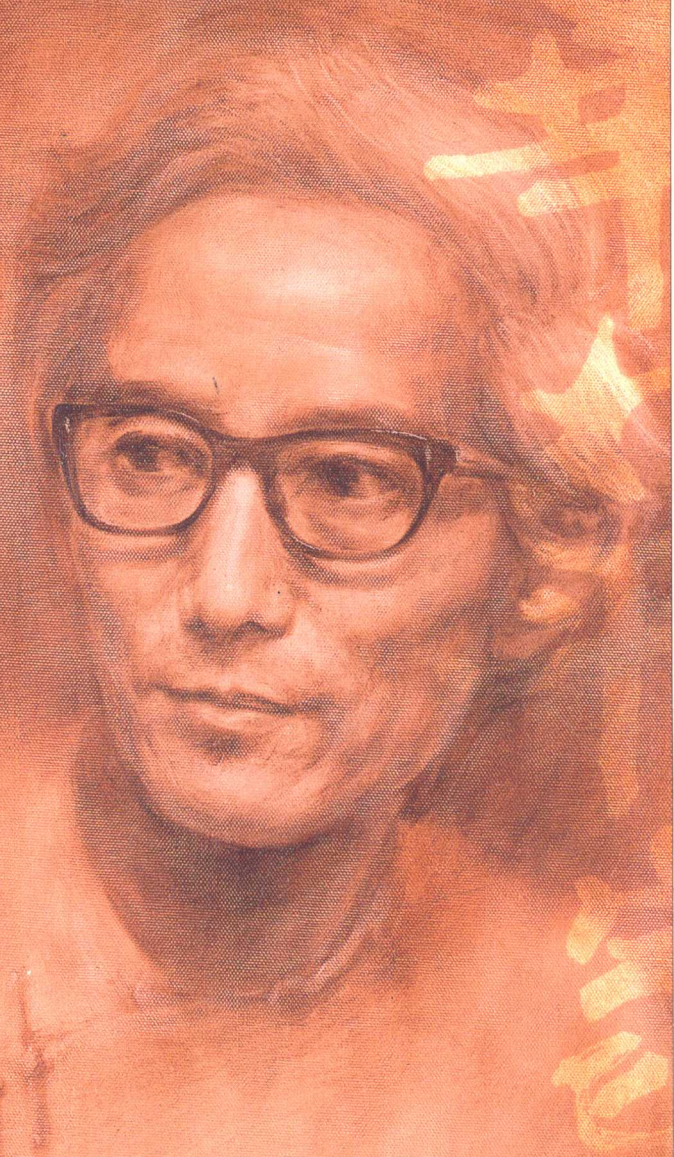


華太平家傳

朱西甯◎著

李健儀



聯合文叢
248

華太平家傳

● 朱西甯／著

華太平家傳

作者／朱西甯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許悔之

叢書副總編輯／杜晴惠

執行編輯／郭慧玲 蔡佩錦

視覺總監／周玉卿

資深美編／戴榮芝

校對／林其煬 余淑宜

業務部總經理／朱玉昌

業務部副總經理／李文吉

印務主任／王傳奇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02) 27666759・27634300轉5107

傳真／(02) 27491208 (編輯部)、27567914 (業務部)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unitas@udngroup.com

印刷廠／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

電話／(02) 26422629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02年2月 初版

2006年2月10日 初版二刷

定價／800元

copyright © 2002 by Ju Si Ning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華太平家傳／朱西甯著. -- 初版. -- 臺北市：

聯合文學. 2002〔民91〕

面：公分. --（聯合文叢；248）

ISBN 957-522-368-3（精裝）

857.7

9100283

華太平家傳

目次

《華太平家傳》的作者與我 朱天心 ◎ 7

揮別的手勢 朱天文 ◎ 17

許願 ◎ 25

望門妨 ◎ 47

老棉襖 ◎ 71

鳥窩 ◎ 91

神拳 ◎ 113

風水 ◎ 133

西南雨 ◎ 157

卜筮 ◎ 183

妖孽 ◎ 205

信以為假 ◎ 227

躲伏 ◎ 249

糧草 ◎ 271

天子下殿走 ◎ 295

斯文在斯 ◎ 333

新襖 ◎ 355

天啟 ◎ 379

打野 ◎ 405

鐵鎖鎮上 ◎ 435

道可道 ◎ 455

遠交近攻 ◎ 475

年三十兒 ◎ 499

新春 ◎ 529

舊的去了，新的不來 ◎ 559

熱鬧又冷清 ◎ 587

開工大吉 ◎ 605

春來無痕 ◎ 623

清明早霧 ◎ 641

黃河見底 ◎ 663

乘涼烤火 ◎ 683

鋤禾日當午 ◎ 703

地瓜翻秧 ◎ 721

洋大夫管家 ◎ 743

金風送爽 ◎ 769

魚鷹 ◎ 795

西體中用 ◎ 815

朱西甯作品出版年表 ◎ 863

【附錄】

我們今生是這樣的相聚 朱天心 ◎ 867

做小金魚的人 朱天文 ◎ 875

看電聯車的日子 劉慕沙 ◎ 881

聯合文叢
248

華太平家傳

● 朱西甯／著

華太平家傳

目次

《華太平家傳》的作者與我 朱天心 ◎ 7

揮別的手勢 朱天文 ◎ 17

許願 ◎ 25

望門妨 ◎ 47

老棉襖 ◎ 71

鳥窩 ◎ 91

神拳 ◎ 113

風水 ◎ 133

西南雨 ◎ 157

卜筮 ◎ 183

妖孽 ◎ 205

信以為假 ◎ 227

躲伏 ◎ 249

糧草 ◎ 271

天子下殿走 ◎ 295

斯文在斯 ◎ 333

新襖 ◎ 355

天啟 ◎ 379

打野 ◎ 405

鐵鎖鎮上 ◎ 435

道可道 ◎ 455

遠交近攻 ◎ 475

年三十兒 ◎ 499

新春 ◎ 529

舊的去了，新的不來 ◎ 559

熱鬧又冷清 ◎ 587

開工大吉 ◎ 605

春來無痕 ◎ 623

清明早霧 ◎ 641

黃河見底 ◎ 663

乘涼烤火 ◎ 683

鋤禾日當午 ◎ 703

地瓜翻秧 ◎ 721

洋大夫管家 ◎ 743

金風送爽 ◎ 769

魚鷹 ◎ 795

西體中用 ◎ 815

朱西甯作品出版年表 ◎ 863

【附錄】

我們今生是這樣的相聚 朱天心 ◎ 867

做小金魚的人 朱天文 ◎ 875

看電聯車的日子 劉慕沙 ◎ 881

《華太平家傳》的作者與我

朱天心

啊，老船長死亡，時間到了！起錨吧！

——波特萊爾〈旅行〉

父親離開以後，最立即明顯的不慣就是，以前每隔幾天便要發生一次的：我在浴室裡大喊：「大，救命！」大是我們山東人喊父親，救命是隱形眼鏡在戴的過程中又不慎掉落哪兒了，這時，平日慢動作的父親，總在第一時間，擱下手邊正在寫著的《華太平家傳》，打把手電筒推門來解救。我扎煞著雙手、盡力保持鏡片掉時的姿勢、不敢挪移寸步，父親總非常耐心的搜尋我身上、洗手枱、水龍頭、乃至馬桶磁磚地上，在我很容易悲觀的「算了算了！大不了花錢重配！」聲中，父親總不發一言的爲我找到，從無例外。

不習慣的不只這些。沒出門的白日程，大多是我與父親各盤據餐桌客廳遙遙相對，晚報來時，通常也是我們擱下書稿的下午茶、和我的時事評論時間，我總是邊看報邊批評，反倒

像個火氣十足、不合時宜的老頭兒。父親總邊吃東西邊做我的好聽眾，同意我的說法時，便搖搖頭苦笑。

父親不在，沒有仰仗了，奇怪的是鏡片再沒掉過一次，但仍恍惚以為，只要喊一聲「大，救命！」父親會奪門而入。仍老是看到報上○○○的漫畫就本能望向父親的座位，父親每星期一次的把包括《商周》、《新新聞》上的○○○漫畫剪收齊了寄給上海也愛看政治漫畫的親戚。

不適應的只有這些嗎？

過往，我們總是餐餐都像除夕團圓飯，一定擺妥了桌子，全家大小坐定了才一道吃，邊吃邊話講不完，不論忙閑，不論晴雨。在我們家住過兩三日的阿城就邊抽菸斗邊望我們一桌驚歎：「真是山東農民！要下田幹活兒似的頓頓扎實！」阿城是餓了才吃。

材俊上班、盟盟上學，變化不大。我們女的幾個卻往往下午一兩點在吃早餐，飯桌空，媽媽剛吃畢超市買的現成餃子，天文慢動作切水果丁佐優格，我以三塊（或更多）希爾頓黑巧克力配美心的特調紅茶……，「那時沒有王，人人任意而行。」

我們每天總會因觸景而憶憶父親，但都講的假假的，不關痛癢，因為不約而同害怕極了誰誰眼中一閃真情的淚光會當場引爆不能想像的場面。我們且把父親的骨灰盒擺在他與母親的臥室牀頭，未設任何案頭祭拜形式，每出遠門前會去摸摸它，覺得那只是一項與父親有關的紀念物，並不覺得父親在那裡。

我們且沒遵守任何規矩的遊盪好遠（雖然父親在時我們也常這麼做），天文先隨《海上

花》去坎城，除了首映一步沒踏入與影展有關的任何場子，自己在鄰近小鎮遊盪半個月。夏天，我和媽媽盟盟去歐洲一整月，城與城之間搭火車，城裡鎮裡使用地鐵公車和走路，每天不到九點天黑是不回旅館的。我想試試看，能跑多遠。予好友的一封信裡，我曾試圖描述：父親不在後的最大不同，覺得自己像斷線風箏，可以無掛礙的四下亂跑，但我簡直不知如何形容這全新的感覺（是老是壞？）……

我走在黃昏長滿野花的古羅馬廢墟的巴拉丁丘，在西斯汀教堂仰望米開朗基羅的創世紀，在烏菲茲美術館看達文西、拉斐爾、喬托的聖母像和宗教畫，在羅浮宮看維洛內歇的迦納的婚禮……，一點感覺不出父親會在其中，因為父親曾經回答人家詢問關於對死後世界的想望，基督徒的父親說，應該是在天國做他喜歡的事情例如寫作。我且走到了天涯海角（時差八小時，我到過的緯度最高地），站在凱爾特人昔年為阻擋維京人所建的廢城牆垣上窮盡目力望向天邊，絲毫感覺不出父親可能的去蹤。

變得很幼稚、無知。過往所具備的一些知識、哲學、看待人生生死的老練……全部零蛋。我且老忙著打探親人好友有沒有夢到父親，其中勉強有的，也都沒一個令人滿意（有那夢中仍不知父親已死的，或很片斷恍惚的），我自己做的就也很不成個款。理智上，我們互相安慰，父親生前已少叮囑掛念，之後怎麼可能再來嘮叨交代什麼……，但，他真的不想念我們了嗎？

於是天文說出很恐怖的話，她說人死了就是死了，不會再有什麼，我驚嚇極了，想說服她其實我也不能被現存的任何宗教所描述人死後的世界所說服，但我以為它只是以一種我們

完全無法想像的方式存在著，因為我一直相信，有一天我們在另一個時空裡一定還見得著，而且父親應該會說，關於他的後事種種，處理得挺好，簡單、不拘形式……，他滿喜歡。

真的像是昨天早晨的事情，我們幫父親換穿上他平日慣穿的舒適外衣服，暫時在太平間等候，而後我們與醫院附設的葬儀社老闆商量後事的處理，我們未交換一眼一語的在有數十項的葬儀服務細目表格上只勾選了三項，環保棺木、火葬費和運送棺木的車資。我們不讓父親穿戴令人陌生的壽衣壽帽，我們不讓化妝因為父親離去時的面容與平日無二，我們用在醫院守夜睡沙發椅牀共同蓋過的家常格子被取代殯屍片裡道士作法穿的道袍般的壽被……，這一切，女婿材俊形容，彷彿是父親在辦自己的後事，因為，有他生前清楚明朗的行事風格，才有我們不用討論、意見一致的應對各種無法想像又無經驗的狀況。例如父親去後的二三日，總統府某一局處電話來說總統要頒褒揚狀，接電話的我們之一回答：「謝謝不用，因為父親非常不同意總統的為人處事，而且一直以爲文學的成就也不需政治人物來肯定。」次日，辦事人員尷尬的再打電話，請我們不要爲難他只是一個替人工作的，因爲褒揚狀已發下他必須傳到。我們沒有爲難他，只在他遞給我們轉身離開後，隨即丟在門口舊報紙箱裡給收廢紙的載去垃圾回收了。父親告別式的前一日，也有市府人員打電話來表示市長陳水扁屆時將撥冗參加，我們回答：「先把不禮貌的話說在前，若市長有空跟所有人一樣教堂裡排排坐到底、容父親的友晚輩台上追思，而他與其他政治人物不能上台，那，歡迎他來。」陳市長當然就不來了。告別式的會場，所有的花籃包括宋楚瑜的名條全取下，只遺憾懊惱會中那強出頭臨時插花跳上臺的國民黨文工會主任，材俊差點兒把她拖下台。